

倾城
才女
系列

文墨生香泪成诗

卓文君

朱丹红◎著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倾城
才女
系列

WENMOSHENGXIANGLEICHENGSHI

文墨生香泪成诗

卓文君

ZHUO WENJUN

朱丹红◎著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墨生香泪成诗: 卓文君传 / 朱丹红著. —北京: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3. 11
(倾城才女系列)
ISBN 978-7-5639-3666-3

I. ①文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卓文君—传记
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7869 号

文墨生香泪成诗——卓文君

著 者: 朱丹红

责任编辑: 李 光

装帧设计: 许彦新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: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 com

出 版 人: 郝 勇

经销单位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37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3666-3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序 言

在历史的幽深巷道里，点起一盏华灯，透过荒芜的陈迹，一位素衣的女子，正要夜奔。绝美的容颜，迷乱了才子的目光，瞳眸里的春水，俘获了浪子的红心。

这不是俗世里的单调情事，却是流芳万世的浪漫传说。故事并非发生在裸婚时代，却演绎了非比寻常的不顾一切。能够撑起一段佳话的，除了柔情，还有坚毅，若她只是位寻常女子，便不会为了一生一次的勇敢，褪下华服，冲破世俗，奔向熊熊燃烧的爱。

心的复苏，始于一曲《凤求凰》，幽幽琴音拨开重重心防，成就了风流才子与巨贾千金的深重情缘。爱了一世，心痛了半生。勇敢追求过，轰轰烈烈过，痴痴等待过，柔肠寸断过，爱恨交加过，相如并非薄情男，但也用变幻不定的甜蜜与折磨，挑起了她故事里的起承转合。

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，多少女人怀抱着这个美梦寻觅至生命尽头。但终其一生却不是色调温暖、线条简单的童话，而是历经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”，唯独无“亿”（“意”）的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

文君的诗句里，有情浓，也有心痛，让相隔千百年的人们透过纸张感受心灵的温热，惊叹共鸣。若爱情是一场赌局，她曾险些血本无归，幸在上天垂怜，她最终赢得了爱情，也赢得了万世传颂。

如果可以留在一处时光的皱褶中不前进，我相信文君最流连的，该是那段家徒四壁，当垆卖酒的快乐时光。那时他还不是名满天下的锦衣雅臣，她却是世上最满足的小女人。

所幸，当洗尽人世铅华，行近生命终点之时，他用最后的声音唤她文君，声音是干瘪的，唇间迸出的情感却圆润得像是当年的渴望，像是凤求凰的尾音，缓缓掉落，圆满了一场倾世爱情梦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残酷青春 / 1

豪门下凡蜀美人 / 1

未曾深爱身先去 / 7

空房空心空悲切 / 14

人情冷暖断笙篴 / 26

第二章 才子落魄 / 37

剑胆琴心初练成 / 37

艺冠群伦盼功名 / 48

现实潦倒长卿汉 / 61

才貌双绝慕佳人 / 71

第三章 命定缘分 / 78

情投意合初相见 / 78

梦系佳人相思苦 / 89

同病相怜共感伤 / 95

琴音传情凤求凰 / 99

第四章 比翼齐飞 / 113

今朝可有凤凰飞 / 113

不负君心破礼教 / 119

痴女夜奔曲中约 / 126

许你今生不相离 / 132

第五章 贫贱夫妻 / 143

相濡以沫度窘境 / 143

风雨飘摇祸无形 / 148

当垆卖酒谋生计 / 153

血浓于水释前嫌 / 159

第六章 功名再起 / 165

才华显终获肯定 / 165

深宫寂寞争邀宠 / 168

长门赋话尽凄凉 / 177

建功立业妾心随 / 187

第七章 望穿秋水 / 197

气势傲文谋良机 / 197

锦衣重返情意淡 / 202

大计安蜀建奇功 / 211

数字成诗泪已干 / 217

第八章 凤去凰随 / 229

妻兄广武诉衷肠 / 229

百年盟约逢变故 / 237

倦鸟归巢得爱女 / 245

弦断魂归如泣诉 / 258

后 记 / 263

第一章 残酷青春

豪门下凡蜀美人

初春的堤岸，凉风拂过，各色花瓣飘飘散散，柳条在风中轻轻舒展着翠绿的年华，流云在竹径的上空静静驻足，飞鸟在楼阁上吟唱着远古的歌谣。谁家少女一袭月白衣裳，不被风尘浸染的容颜如桃花一般，痴痴凝望远方，像一幅水墨山水画正缓缓舒展，也不知画中人是在寻觅繁华旧梦，还是在酝酿一篇俊逸风流的诗章，抑或是静静迎候季节的轮回。

这个少女便是卓文君。

卓文君出身豪门，祖先原是赵国人，凭着冶炼铁器致富，战国时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商。后赵国为秦始皇所

灭，国破家亡，卓氏夫妻被流放到临邛（今四川邛崃）一带，又开始重操旧业，建起了炼铁的炉子。由于社会安定，经营得法，从汉代文景之治，传到卓王孙这一代，已经是一片富贵景象，亦成了富甲一方的巨富。卓家到底有多少家产，只怕是没人说得清楚，但临邛人都知道这样一件事。以前，从天竺国传到大汉一种以白玉所制的连环状马笼头，配以玛瑙所制的嚼口，闪闪发光的玻璃、宝石马鞍。这种马鞍，放在黑暗的房子里能将十几丈远的地方照得亮如白昼。长安从此便开始流行这种马饰，奢侈之风渐起，发展到后来，连垫在马鞍下、用于遮挡尘土的障泥，也要用熊皮来制了。据说，这样的障泥，卓王孙家里有一百多双。皇帝曾亲自下诏，要卓王孙献上二十双来。卓王孙果然就送了二十双熊皮障泥给皇上。

卓家世代家财万贯，金银珠宝，古董珍玩，良田巨宅繁不胜数，在整个临邛城里，没有一家能比得过，甚至在巴蜀，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豪族。卓家世代行商，虽家童八百，富可敌国，但由于家族无人做官，到底不被外人敬重。所以卓王孙一直想攀高官做亲家，其膝下一子二女，儿子卓广武精通生意之道，协助父亲经营祖业，长女早已出阁，嫁给了邻县一位世袭关内侯，喜欢独立柳岸的

卓文君是他最小的女儿，一直视为掌上明珠。

说卓文君是美女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她眉黛如望远山，面若三月桃花，腰似风中摆柳，宛如出水芙蓉一般，含苞待放，又如初绽的桃花，时而活泼，时而孤独，时而娴静，似幻非真。人送雅号“蜀中第一美人”。在《西京杂记》书中，这样形容文君的美貌：“眉色如望远山，脸际常若芙蓉，肌肤柔滑如脂”。形容她容貌姣美，眉色深黛，犹如遥远的山峦；脸庞好比芙蓉花，肌肤柔滑得像是凝脂，加上她通音律，善鼓琴，博文雅识，能诗善文，性情却风流浪漫，放浪不羁，所以很早就声名远播。

其实，外表再漂亮也不过是一副皮囊，虽说卓文君令不少人羡慕垂涎，但大多数庸俗之人不过是贪恋她的美貌和家世罢了。卓文君是个聪明的女子，她自幼勤学苦练，长大后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已然无所不精。令众多文人雅士所折服得更多的是她的才华。

春色静美，依依古道旁，文君斜倚长廊，俯闻花香。那朵盛开的桃花，是谁千年的期盼？那粉红的花蕊，是谁写下的思念？佳人自言，花儿和羞。花儿有前世今生，前世不得美人垂怜，今生便化身为美丽的风景，只为赢得美人一回眸。

夕阳西下，月亮爬上了柳梢，禅定的心，开始幡动，正如一朵朵桃花含苞欲放，文君在心中绘制着一个属于自己的锦绣世界。青山，碧水，映着皎洁的月光，伴着风中的花香，那前世注定的人儿悄悄而来，乘一叶扁舟，划开层层绿浪，划进了谁的心海。文君站在桃花树后的一个角落里，手捻香蕊，隔岸遥望。平淡，悠然。

文君如今已到待嫁之龄，前来提亲者更是络绎不绝，有的相貌出众，有的才识过人，有的家中富有，一时间，卓府门庭若市。

面对众多的求婚者，文君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卓王孙更是无动于衷。文君一直是卓王孙的骄傲，走到哪里都喜欢带着文君，所以文君并没有寻常女孩子的娇羞。

卓王孙一定要给女儿找一个完美的男人。

卓家有个邻居程郑，富贵虽不及卓家，但也是临邛唯一可以卓家相提并论的，都是从山东迁徙来的老乡，又与卓家操业相同。程郑的独生子程玉文自小和文君青梅竹马，一直对文君心存爱慕，再加上门当户对，程郑多次带着厚厚的聘礼前来卓家提亲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闹得两家差点为此事断交。

直到有一日，媒人来说：“成都有个李家，老爷一直在

长安做官，做了八年内史，官位颇高，算得上当朝的大员。李内史有一长子，尚未婚配。如今他们李家这一支虽被削去官爵，但到底家族中有不少人在朝为官，带着不少官气，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再说李家的两个公子也都有官职，虽说不及父亲曾经的显赫，但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好日子在后头呢！这种达官贵人之家很少与商人联姻，如今这李家看上了您家的三小姐，也是您家的福气。”卓王孙听后，开心的不得了，一口就答应了。卓家商贾世家，世世代代朝中无人做官。士农工商，在那个年代，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。如今得了这门亲事，自然是喜笑颜开，准备了一车又一车的嫁妆。

文君并没有像她的父亲那般心花怒放。

折身，掩门，文君思绪万千：“李家的公子，那个未来的夫君会是什么样子？白衣翩然，风雅孤绝，把酒问盏，风流不羁，时隐时现；或者是一柄长剑，壮志冲霄汉，仗剑凡尘；会是像我画里那般的人吗？”文君心里画了无数个问号，同时也充满了无数个向往。深夜，卓府内外都已沉沉睡去，只有文君房里的灯火依然如昼，花儿似乎也贪恋着迷人的夜色，蝶过窗前，落红无数，文君低头问花，花仍不语。天上的月亮高高地悬在天边，照进重门，染尽清凉，文君

抬头望月，月亦无言。

暮春已至，文君只得把心事赋予瑶琴，一曲情殇，飞过水榭兰窗，飞出重门，掩入黄昏。此时的心事与花事，谁更多一些？心绪，百转千回，灌满了少女的心田，任他玉漏更催，又是一夜人无眠。

时光静好，细水长流，微笑红尘，朝霞起落。风吹花絮飘满院，风言风语伴着柳絮飘然而至，原来文君即将嫁去的李家已经破败不堪了，老爷李内史在京中因为犯了事得罪了天子才被罢了官，家产早被抄得一干二净，天子的旨意从来就不会轻易地更改，只怕这李老爷这辈子再也没有做官的命了！李家大少爷虽说有官位在身，但整日病病歪歪的，卧床不起，怕是命不久矣。和卓家结亲，一方面是为了冲喜，一方面是为了贪图卓家的富有。

这些话文君听在耳朵里，却疼在心里。李家竟是如此的不堪！文君心中一种惧怕之情油然而生。此刻，文君所有的期待都化若云烟，她面如纸灰，心如死潭，人们有的对她指指点点，有的为她暗自惋惜，也有的长辈偷偷落泪。然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纵使她出身再高贵，也难以选择自己的婚姻。

空空的长巷，高高的粉墙，狂风吹皱了栏外的涟漪，

鸟雀惊飞了池边的嫣红。柳岸仿佛还是那最初时候，桃花落了一身还满，草绿色的罗裙，处处怜惜脚下的芳草，可是怜惜又如何，摆脱不掉的是这早已安排好的宿命，嫁与东风无春不管，箫声呜咽，泪水无处藏，经由眉端，层层凄凉。

可怜的卓文君连丈夫的面都没见过，过几日便要离家远嫁。

未曾深爱身先去

那一天她感觉没有一丝风，空气闷得让人心生绝望。喧闹的人群穿过大街，踏过一座咯咯吱吱作响的小竹桥，她的世界摇晃着，令她想将自己的心呕吐出来。生平第一次，她希望自己永远在那路途上，不要停下。有些花尚未绽放便已枯萎，如果说爱情是女人一生最大的成就，文君此时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漏了一个洞，以致流失了全部期待。

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是她的命定之路。文君在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里，被命运推向成都。阵仗绝对是不

输人的，光陪嫁丫鬟就有一百个，再加上几百个送嫁的亲戚，花轿之后，竟然浩浩荡荡地像是行走着一个军队。父亲为她准备的嫁妆足以令寻常百姓咂舌，它们一样一样被搬出卓家的门槛，成为一场交易的筹码。文君忽然悲哀地想，这是要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悲惨吗？

文君出嫁的消息早就传开了，街坊小民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凑热闹的机会，何况如此规模的送亲队伍，就算在成都也算是难得一见的景象了。一时间，街上涌出了越来越多的人，他们指指点点，交头接耳。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只是花轿里的人满含眼泪，恨不得从这世上消失。

李府的大门十分低矮窄仄，里外透着古怪的气息，缺少一丝生气，这不禁让文君的情绪更加低沉。透过沉重的珠帘，文君只能看见半个世界，周围的场景都是陌生的，让她心生恐慌。她希望能有一双大手握紧她的小手，用体温传递给她丝丝安慰。

那一天，文君的世界都是摇晃的，新郎是由两个丫头搀扶出来的，身体也是摇晃的。费尽周折，二人完成了礼数，彼此没有任何交流，像是两棵树。在盖头缝隙之中，她瞥见了那个瘦削的男人，他瘦弱得甚至无法撑起红色的吉服。若远远看过去，只觉得一件空荡荡的大红衣裳在

她旁边飘拂罢了。

不同于寻常婚礼的喜庆热闹，文君的婚礼始终笼罩着一丝悲切的气氛。婆家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有欣喜，有担忧，也有绝望。这些情绪都像是一根根无形的针，刺入文君的内心。独自相对时，褪下珠帘的文君不敢抬起眼帘，不是因为羞涩，却是因为胆怯，她怕一抬眼，就撞入自己躲避不开的命运。

洞房花烛夜，一场缠绵仿佛进行了一个世纪，时间被无情地拉长，让她体验深不见底的痛苦。新郎像是被抽离了半个灵魂，拖着沉重的肉身，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。在那个时代，嫁了什么样的男人，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。文君有时也自我安慰，假如他的身子骨健壮些，或许也会提起精神，给她一些爱人的温暖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咳嗽与气喘成了生活中难以躲避的音符，深夜里一片寂静，她竟会数夜失眠。有时她在不眠的夜里端详那张干瘦的脸庞，想象他原本的样子，或许是俊秀端庄的，现在却变得干瘪而暗黄，隐隐显现出骨骼的轮廓。忽然梦醒时，时常会让文君心中一惊，吓出一身汗。

夫家的人并不友善，总是投以怪异的眼神，时而流露